

《菩提道次第广论·卷七》释·第96讲

释法音法师于2009年5月28日讲授

正文：P190⁻⁵~192⁺⁵

北方孩童者，传说北方炒面稀贵，于日日中唯食蔓菁，孩童饥饿欲食炒面，向母索之，母无炒面给以生蔓菁，云我不要此，次给以干蔓菁亦云不要，次给以新煮者又云不要，更给以熟冷者亦云此亦不要，心不喜曰，此都是蔓菁云。

所谓北方孩童者，是于西藏北方有一传说，即于藏北若能有以炒面为食已极稀有难得；藏北的父母皆以蔓菁为主食来养育子女，可说一成不变，日日如是。有一回由于孩童饥饿，吵着要求母亲吃炒面，母亲因没有炒面的食材，照旧予以生的蔓菁，孩童回绝不吃；母亲只好想出另一法子，换个干的蔓菁，还是拒食；接着只好重新烹煮，给予烧熟者，但仍拒食；最后母亲只好将已炒熟的冷蔓菁给予孩童，但仍摇头坚持不食——将蔓菁一再变化成各种形式皆不取不食，心极不悦的说再怎么变换，再怎么吃，都是蔓菁。

如是我等，见闻忆念世间安乐，一切皆应作是念云，此是世间，此亦世间，此皆是苦，非可治疗，发呕吐心。

由如上喻，可知凡是真实欲求解脱的行者，当见闻忆触一切世间种种的有漏

安乐时，皆应如是思惟：再如何胜妙仍无法脱离苦性，皆为轮回所摄，极不圆满；不论何境、何处皆脱离不了轮回之法，都是苦的体性，这种种有漏、非圆满事，决不能转变成乐性，故应由此生起厌离，发呕吐心。

补述：

《福德本颂》说：「欲不厌足众苦门，有海圆满不堪信，知过患已解脱乐，生大欲求求加持。」即于诸轮回盛事多欲不知足，实为滋生众苦门径；应知三有的有漏圆满盛事皆不可信赖，唯苦无他，由知为苦性及其过患，即应心生厌背与欲求解脱的出离心。

此外，宗大师《三主要道》说：「至于轮回圆满事，不生刹那之希愿，昼夜恒求解脱心，生时即起出离心。」是说任一时处，能于轮回有漏圆满的安乐盛事完全不生刹那、丝毫的欣愿，不但不贪着刹那轮回安乐，反而日以继夜任运无间地忆持、欲求解脱——具相生起不贪着、不系缚于生死有漏安乐的心思，便为发起出离心之量。

又说：「贪着有乐能缚身，是故首当出离心。」是说若贪着三有的安乐，必为生死所系缚，无以挣脱，因为轮回之因在于贪着，贪着的根本在于无明，故当知轮回的因果实相而策发出离心。

蔓菁喻如轮回地所摄的一切有漏安乐，都不离苦的本质，故背舍轮回、欲求解脱者，应如藏北孩童厌舍蔓菁一样的厌离轮回。

如是思惟，昔从无始漂流生死，厌患出离及思今后仍当漂流，令实发生畏惧

之心非唯空言。

承前所述，如是深刻思惟而定解，无始生死以来，以惑业力故，无间的投生入死，轮转不已，首当见过患而策发出离为要，并思惟今后若未能根断苦因，于生死中的一切苦性盛事仍贪着不已，毋庸置疑地，当寿尽时必随业流转三有。思惟如是实况，应令内心真实策发畏惧三有的出离心，若不如此即成空言。

补述：

《楞伽经》说：「虽有多闻，若不修习，与不闻等，如人说食，终不能饱。」意即虽具多闻，但不投入实修与法相应，等同未闻，如同以食谱谈论食物的美味可口，终不能饱食。

又如车的零件已齐备，却不加以组装，终不成具相的车，无有乘载功用，这也喻如闻而不修、落于空言之义，因此为了不落于空言，理应闻而思、思而修。

闻、思、修是一贯的因果关系，不应单单止于闻、思阶段，如其所闻、所思无非都是为了指向修行，因此尊贵大悲尊者再三教说「愿修所闻义」，就是此中所说、不落空言之义。而且，所谓修，主要是以法念改变习气与心思，建立正确知见，并非外在的修行而已，否则易成空言。

噶当派祖师贡巴瓦尊者说：修行不在于口中多说话为佳，而是重在此心实践。所说的不外乎是，修学任一法门，必落实修行相应才得救护。

尊贵大悲尊者曾说：有位藏人于听课时，曾对讲说听闻教授的师长与学员说，众人终日谈论的只是没有的事——意指日日口沫横飞谈论菩萨的五道十地，自己却没有一点功德；此中意涵也主要是针对闻而不修的过失而言，并非讲说听闻教授有其过失。虽然凡圣与入不入道的修习之理差异极大，但是即使当下未生功德，却也是未来修行的指导教授与蓝图，并能依此安立法习。要言之，若不实修所知诚极可悲，非但心不相应，更难生起功德；功德必由久闻、久思、久修而生，且在心上安立，并非外在。所谓「吾有法乐，不乐世俗之乐」，故以调心为要，若具止观则更佳。如果只是将佛法视为例行、风俗或沿习家族的信仰而学，则无大义。

如《亲友书》云：「生死如是故当知，生于天人及地狱，鬼旁生处皆非妙，生是非一苦害器。」

此外，又如龙树菩萨《亲友书》说：凡夫有情当知轮回所摄的一切诸苦实相后，理应于有漏安乐不生贪着，于苦心生厌离；如是思惟：只要依于业力投生的六道随一所摄的业界，皆非殊妙之处，都是生苦之苦器，且非滋生单一痛苦，而是引生诸多痛苦之器。

生生死中乃是一切损害根本，故当断除。此复要待灭除二因，谓烦恼业。

提要：

抉择令趣解脱道性。

恒常无间投入生死乃是一切痛苦的究竟根本因，因为有生必有死，而且一旦有生有死，必有随之而来的身心逼迫的衰、老、病、爱别离、怨憎会等众苦，因此凡是投生生死，即为生死之间诸衰损苦相的根本；而欲断此轮回的苦果，即须断除导致轮回生死的根本苦因。此中，断除轮回苦因，必须观待灭除二因，即轮回所摄的远因——烦恼、与轮回所摄的近因——业二者。

补述：

有说：「以耽着故，发业润生，招集为因，是名集谛。」意即，以三毒发动造业，滋润投生，故惑与业是招感生死之因，故名集谛。显然地，欲除苦果须断苦因，特以断除烦恼为主。解脱轮回主要是换心，将烦恼心换成善心与智慧，才能出离轮回。善心与智慧是正法的礼物，于生生世世受惠无穷。

此二之中，若无烦恼，纵有多业亦不受生。若有烦恼，纵无宿业率尔能集。

承前所说，轮回的二种苦因之中乃以烦恼为根本因，因为若心无烦恼，纵然尚有诸多未招感之业，也不会投生——如有余阿罗汉，因为已断烦恼集，未断业集，故不再投生；无余阿罗汉时则已断尽了二种苦因。相反地，若心中具有烦恼，即使不具往昔宿业，或者业已报尽，也能立即或直接的造新业集。

补述：

《俱舍论释》也说：「烦恼障重，以烦恼能引业障，业障复能引异熟障，如是以烦恼为根本。」一般所说「愿消三障诸烦恼」的三障，即是指烦恼障(能引生业障与异熟障)、业障、异熟障。

有余阿罗汉得解脱时，只断烦恼集，未断苦谛，虽具宿业，却能不再新造轮回诸业，也不再受生，以断尽烦恼故。

一般而言，烦恼具有四种形态：

1.烦恼现行——即正现行了具烦恼行相的烦恼心，此时有时无，且当烦恼现行多久，彼种子必坚固多久，也同时安立烦恼习气。

2.烦恼随眠——即未现行了具烦恼行相的烦恼心，如听法、持戒时瞋等烦恼即不现行，成为随眠状态。

3.烦恼种子——即由烦恼心所安立，遇境时能引发后后烦恼现行者。烦恼种子是不相应行法，是一种引发的能力，依此能障得解脱。

4.烦恼习气——即由烦恼心所安立，遇境时也不会引发后后烦恼现行者。烦恼习气如樟脑丸置放衣柜中，樟脑丸移除了，其味仍在；如是，烦恼所余留的烦恼习气能障得佛果，乃至未成佛之际无力断尽。

此外，于同一所缘境并不能同时现起执持方式正相违的二种心，如同缘一有情，不能同时生慈心又生瞋心，因为二者执持方式正相违故(但可有先后)。

故应摧坏烦恼，坏烦恼者，赖修圆满无谬之道。

总结：

摧断烦恼之根本唯修无误之道。

既然生死具有诸多过患，断生死必断生死之因，其因是业与烦恼，故有力摧坏烦恼之道，便是端赖于修习质正量圆的、无误全圆的解脱之道。

补述：

综摄而言，对治、摧坏烦恼的方式有二：

1.少分对治——如修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累积福德资粮，或如修习世间止观，称为少分对治(是压伏，令烦恼暂不现行，如石压草)。

2.一切对治——即以福德资粮摄持修习证空性的智慧，有力根断无明的根本苦因，称为一切对治(是由对治、正对治至根断，如断草根)。

例如念佛为少分对治，但若以智慧分摄持念佛或以三轮体空想而念佛，往生品位必更增上。

那么，何谓圆满无谬之道？

阿底峡尊者说：「无病为胜利，喜施为胜施，涅槃为胜乐，心依为胜伴。」是说，轮回有情若能身心无病便为最殊胜的义利，勇于乐善好施便为最殊胜的布施，得永不坏灭的涅槃便为最殊胜的安乐，内心的真实依止便为最殊胜的伴侣；此中，

后二句尤其值得重视。

必须结合道次第而学法，譬如已造好了各种零件，但未组装，不能成为机器也不生作用；如是，学法不结合道次第实属不宜，应修习菩提道次第的圆满无谬之道。

《父子相见会经》说：「众生若闻佛所说，心生净信决定解，勤修妙行胜菩提，超出轮回生死海。」意指，众生若依于佛说圆满无误的道次第，由闻思启发净信定解，且指向实修无上的殊妙菩提道果，如是必能超脱轮回海。

对此，哲蚌寺有位老师长曾极感慨的说：若学大经、大论而不结合道次第，则成枉然；若学道次第而不学大经、大论，则诚可惜！由此深思，欲令暇身不成枉然与遗憾，唯一之道是在于建立正确圆满的道体之余，进而深入深广的显经密续的殊胜教义，才不致于徒有架构不具内涵；若能如此而修，即可获得质正量圆的法宝功德。

《诸法集要经》也说：「珍宝有散坏，法财用无极，唯所修善法，百千生相逐。」这充分显示了，世间有限的珍宝易于失坏(指世间物质有限，且易生轮回因，故应知足)，出世间的法财功德则无有穷尽(指出世间功德无量，且为解脱资粮，故不应得少为足)，唯生前所修的一切善法，能百千万劫相随不离，因此修习圆满无误之道显得极为重要。若未能立即实修相应，或可退而求其次安立习气。

当行持一切善行时，内心必须具有关乎于欲得究竟涅槃的心思或想法，如此

才是佛说的善法，只是如同世间所行的善行，则不一定入于佛法之数。

佛法是救脱烦恼怖畏者，是战胜烦恼怨敌者，此即涅槃法；佛法的特色也是以对治、根断烦恼为主要安立。故应先以现前增上的暇身善予奉行业果，进而以烦恼为敌，以净戒摄持心念、以定摄持制心一处而得如所有慧——即以念知力得如所有慧(证空慧)；如是，乃是依于出离心而修习三学，依于修习三学而圆满出离心。

此中分二，一 以何等身灭除生死，二 修何等道而为灭除。 今初

提要：

正说抉择趣入解脱道性。

正展趣入解脱道，分二：

一、修习得解脱的三学道的所依身以何为胜。二、修习堪能灭尽烦恼，证得解脱之道的心所依为何。

补述：

大体而言，三学为总名，凡圣心中各别的三学的功德与质量有所差异，若为圣者因已入圣道，故彼三学是圣道为本质的三学；而凡夫因未入道，心中的三学虽然也是具相的，但是并非道为本质的三学。

如《亲友书》云：「执邪倒见，及旁生，饿鬼，地狱，无佛教及生边地蔑戾车，性为騃哑，长寿天。随于一中受生已，名为八无暇过失，离此诸过得闲暇，故当励力断生死。」是须于现得暇满时断除生死，生无暇中无断时故，如前已说。

诚如《亲友书》说：不认许因果的减损邪见者、畜生有情、饿鬼有情、地狱有情、无佛降世的黑暗劫、投生于无四众弟子游化处的边地、五根随一不具者、或欲界天、无想天及无色界天等长寿天——若投生如上八种随一则为无暇；相反地，远离此为八有暇，故在具八有暇、得十圆满的暇身之际，应以此堪能修学解脱道的暇身所依，精勤励力修学出世间的能断烦恼及能出轮回的解脱道。

也就是说，理应依于现前所得的圆满十八要件的暇满身心，励力修学断除生死根本的解脱道，因为一旦投生无暇处或身心不具堪能，即没有机会累积断除生死诸善，此诸内容于共下士道所摄的暇满法类已有详述。

补述：

《入行论》说：「既得此闲暇，若我不修善，自欺莫胜此，亦无过此愚。」是说在已得堪能修学正法的身心时，若虚耗闲暇造作无义利之事，等同以黄金换糖，再也没有较此更为自欺、愚昧的了。又说：「世人随惑转，不能办自利，众生不如我，故我当尽力。」意即，世间有情悉为烦恼所驱使，甚至也都无力成办自身的利益，显然，一般庸凡有情并不如我具此暇身，故应策发出离心精勤修行。

如上二颂，可由二方面观察，即：当以正面肯定自身已具暇身、值遇师长摄

受，故须投入正法的修行；当以负面谴责自身并未善用妙善暇身修道，虚耗时日，故须勤求忏悔、觉悟。

大瑜伽师云：「现是从畜分出之时。」

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大瑜伽师说：今在我等已得暇身的当下，正是投生善趣、恶趣的分界处。

补述：

有说圣者的修行如药树般的坚固，凡夫的修行如药苗般易折堪断；我等现今情况也如药苗般正处于上、下的分水岭，故应觉醒而勤修。

据传：马尔巴尊者曾告诫密勒日巴尊者说：若不放弃对于今生事物的贪着而混杂佛法，就一去不回头了，当思轮回苦。此外，噶当派祖师也常说，凡夫初修业者应常忆念：「我一无所需！」如是提醒自己少欲知足，不染贪着而清净修行。

博朵瓦云：「昔流尔久未能自还，今亦不能自然还灭，故须断除。断除时者，亦是现得暇满之时。」

博朵瓦尊者的语录也说：往昔任有多少的流转生死，仍然不能有力还灭生死，现今也无力自然遮止生死续流，故应觉悟勤修还灭之道；而事实上，截断生死续流，唯有把握当下内具暇身、外具师长摄受之时，善依本具佛性而修习正确圆满

的解脱道。

补述：

宗大师有一弟子名曼殊海尊者曾说：一心学法必须生起舍下现世之心，要能做到：「受生不为天觉，死去不为鬼知。」意即修习解脱道，必须修到熟练、相应，并能掌握自身生死的境界。

此复居家于修正法，有多留难及有众多罪恶过失，出家违此，断生死身出家为胜，是故智者应欣出家。

提要：

修习解脱道的最胜所依身，即出家身。

既然必须精勤修习解脱道，即应具足最胜所依身。此中，于修正法时，居家实有诸多障碍与易于造业的过失；相反地，出家则背反于此，能避免居家的种种违缘与障碍，因此根断生死及生死之因，其身所依乃以出家身为胜；为此，若具正确宏观、目标长远的智者，即应欣慕、欲求出家。

补述：

佛经说：「无量无数劫，常行无上施，若能化一人，功德胜于彼。」是说从无始生死以来，常行布施广行供养，不及教化一有情修道、证悟，此一功德倍胜于

前。

又有人说：「孔雀虽有严色身，不如鸣雁能远飞；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深。」意即，以出家的清净幢相、传承、时间、所依身、行仪、环境等诸多条件的实况而言，不可否认的，是在家居士所不能企及的。居家时，即使三门欲修善法，仍须极力耗时于家务；出家即使再无修行，三门也大都转向法业。

佛经也说：「乃至醉中剃发，戏里披衣，一向之间，当期证果；何况割爱辞亲，具足正因，成菩萨僧，福何边际？」意指，乃至醉意中剃发，甚于戏中披上三衣，一旦重下彼因，则决定证果无疑；更何况割爱舍亲，真实具足正因出离心、菩提心，成为上求下化的菩萨僧，彼所积福岂有边际？此中，主要是说出家必须换衣、换名、换心，故其所依身极为殊胜。总之，主要在于心依于正法而安住，一念净心欲求出家即生功德。

若数思惟，在家过患出家功德，先已出家令意坚固，未出家者安立醒觉妙善习气。

若能数数思惟居家过患与出家功德，于功过对比后，了知出家自然易于具足修行的顺缘，也易于成办诸多功德，依此能令先已出家者心更为坚固不退，不易还俗；对于尚未出家者，也易于生起欲求出家的正念，能够依此觉醒而安立出家的妙善习气。

补述：

如上所述，唯从出家的所依身的殊胜处而言；至于是否具足心所依的修道之心、以及出家与在家的成就功德大小，则二者并无决定。

此中道理当略宣说，其居家者，富则守护劬劳为苦，贫则追求众苦艰辛，于无安乐愚执为乐，应当了知是恶业果。

提要：

显明居家的诸多过患。

在此，宗大师再予略述居家修道的诸多过患。因为居家，若为富者，则心心念念守护财富，有已得惧失之苦；若为贫者，则汲汲营营辛苦追求，有不得欲求之苦。如是，于诸轮回有漏的盛事实非根本安乐，却又愚昧倒执以苦为乐。故应确切了知：居家相违于正法的生活，实乃恶业之果。

补述：

《佛说无量寿经》说：「无田忧田，无宅忧宅，眷属财物，有无同忧，有一少一，思欲齐等，适小具有，又忧非常。」经中直接了当的说明，在家居士的实况与写照，由贪欲故，身心永无满足、永无歇息之时。尊贵大悲尊者也说：「在家愤闹，在家染着；出家寂静，出家清净。」在在说明，居家具有种种修道的违缘与障碍，出家则不然尔。

《本生论》云：「于同牢狱家，永莫思为乐，或富或贫乏，居家为大病。一因守烦恼，二追求艰辛，或富或贫乏，悉皆无安乐，于此愚欢喜，即恶果成熟。」

《本生论》说：看待出家身而言，居家如同处于艰苦的牢狱，永远不会深入思惟何谓真实的究竟安乐之理，不论富贵或贫困，一旦居家身，于修道而言必为过患。如是居家过患，如患大病，其因有二，其一，即若为富者，则为了守护财富而烦恼不已；其二，贫者则为了未得所求而充满艰辛。不论是富、是贫，此二居家身悉无真实安乐可言，对此实况，凡愚众生却欣喜地信以为真、颠倒追求，这便是由往昔诸恶业所招感成熟的恶异熟果。

补述：

如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也说：「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。」又说：「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妇，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，迭相顾恋，恩爱结缚，无有解时。」经文清楚说明了，有情于轮回中的一切身心苦乐、爱欲荣华、生死问题，皆当独自承受，如是种种都是系缚生死之因，应观居家是诸多烦恼与罪行的生处。若为智者，即应思惟经文之义，修习解脱之道亦复如是，不假他人，自生自果，无可代受。

是故执持众多资具，求无喜足非出家事，若不尔者居家无别。

依此引申，宗大师乃直接了当的教诫：若出家了，反而执爱诸多资具，喜求

无满足，此成造作非出家的事行，这样既不如法又不如理，则出家与居家又有何差别？

补述：

若出家了仍以积财享受、锦衣玉食为荣，这种出家是应感到惭愧的。出家应以修道为要务，所应怖畏的是道业未成。诚如无着菩萨所说，出家在于断除事欲与烦恼欲，即应出了家，必再经由修道远离烦恼家，才是最为殊胜正确的。

又居家者与法相违，故居家中难修正法。即前论云：「若作居家业，不能不妄语，于他作罪者，不能不治罚。」

此外，居家多有违缘与障碍，特别是在修道时具有诸多与法业相违之处，因此一旦居家，即难以契入正法的学习。此即如前《本生论》说：居家所依身的作业异于出家身，有时为了谋利不得不说妄语，有时对于他人的伤害，也难免会有不得不作反击或治罚对抗的行为。

行法失家业，顾家法岂成，法业极寂静，家事猛暴成，故有违法过，自爱谁住家。」

如此看来，若相应于正法的修行者，则心必背反于居家之业。若一味的顾及家业，也难与正法相应或成办正法的修学，因为法业的本质具足寂静、清净的意

涵；反之，家业的本质是充斥着杂染不净，多半以损人利己而成办，如上对比可知，居家与出家的业行有诸多相违，若真执爱自身的智者，何有贪恋居家之心呢？

补述：

如上后六句也可译为：「若行正法失家业，若住俗舍何成法，正法事业极寂静，家业悉以喧杂成，既与正法有相违，欲利益者谁贪着。」或译为：「若于俗田耕法行，心向俗家法难修，法之事业极寂静，俗务由狂烦扰成，与法相违有害故，求利乐者谁居家。」

有云：「善哉大丈夫，能了世无常，舍俗趣泥洹，希有难思议。」是说于剃度时即唱言：善哉！大丈夫，由于能通达觉悟世间本无常性、具变灭性，故得舍离了染污世间而趣行涅槃道果，实为难得希有，不可思议。

又云：「憍慢痴蛇窟，坏寂静喜乐，家多猛苦依，如窟谁能住。」应数思惟，

如是等类在家过患，发愿出家。

又说：居家如同住于毒蛇遍布的蛇窟一般，充斥着三毒等烦恼，依此不但失坏了寂静喜乐，也难以受用寂静之乐；又因居家常现诸多猛利无间的苦相，故居家也是苦的所依处，如毒窟之家任谁也无以安住。应当数数思惟如上所述的居家过患，勤求发愿出家，依于正法而修道，获证解脱。

补述：

居家不成就的主因在于家业所缚，故不易生善；简言之，即在以烦恼心伏敌护亲，如此就易成不信诸佛经法、不信生死善恶了。但是，此中又有四句差别，即：若身出家、心出家为胜；若身出家、心不出家为劣；若身、心俱不出家尤劣；若心出家、身不出家亦可。尽管如此，最好发愿出家为宜。

出家是为了解脱，不是为了寄托，修学正法而得解脱是舍家出家的主要意趣，并非为了寻求物质享受与赡养寄托而出家；这点，戒经也说，出家应转三轮事行，即：读诵轮、禅定轮、羯摩轮。

重点思考：

1.如何由思惟藏北孩童拒食蔓菁之喻，而结合生起出离心之量？

2.何谓「欲不厌足众苦门，有海圆满不堪信，知过患已解脱乐，生大欲求求加持。」之义？

3.《楞伽经》说：「虽有多闻，若不修习，与不闻等，如人说食，终不能饱。」其旨意为何？

4.生死根本之二因为何？何者为远因？何者为近因？

5.烦恼具有哪四种形态？

6.摧坏烦恼有哪二种方式？

7.为何修习解脱道最胜的所依身为出家身？

8.为何居家有诸多与修学正法相违之处？

9.居家过患如患大病，其因有哪二种？

10.根据戒经，出家应转哪三轮事行？